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醫母 夢詳六笏訪惡知奸

話說挹香上任之後，即往各處拈香，又往紳家宦拜謁了一回，便到何復新家來，只說與他父親有什麼世誼，特來拜謁。復新即相邀進內。挹香敘談了一回，即屏退左右，向復新說道：「世兄，你可知令妹之死麼？」復新聽了，倒呆了一呆，便說道：「舍妹之自盡，究竟不知何故，為何老父台倒知確實？」挹香便將淫僧之事，一一細告，復新方悉其故，便說道：「此事如何？」挹香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包你令妹伸冤全節。」復新聽了，便起來深深一揖道：「全仗老你父台老世伯包涵。」於是挹香即別，復向延福寺而來。托言拈香，進寺得晤方丈和尚，見他生得□分兇惡，果然像個淫僧。挹香故意施威，見他有些不悅，便道：「大和尚，你為什麼見了本縣不跪？」那和尚道：「咱又沒有犯法，對你跪什麼？」原來挹香有意激詞，好駁他差處，聽他說了這句話，便拍案大怒道：「你敢衝撞本縣麼？左右與我拿下。」兩帝牙役一聲答應，頃刻將那和尚拿下。挹香即命帶歸衙門，自己乘轎亦歸，立刻公座大堂，命將和尚扯上堂來，拍案道：「本縣蒞任之初，便訪聞你是個淫人妻女，不守法制的狗和尚。如今本縣到寺拈香，你竟敢惡言衝撞麼？」那和尚便冷笑了一笑道：「大老爺，小僧淫人妻女，可有什麼憑據？」正說間，只見外邊極口稱冤，蜂擁上堂。挹香便問差役道：「公堂之上，那個如此吵鬧？」差役稟道：「是求大老爺伸冤的。」挹香知是復新，便道：「取呈詞上來。」於是差役即將復新狀詞呈上。挹香看了，便拍案大怒道：「狗和尚，你說沒有憑據，你自己去看來。」說著將呈詞擲下。那和尚見了狀詞，早驚得目瞪口呆，還欲強辯，被挹香一番大怒，又命婢女當堂質對。和尚只得招成，錄了口供，即交僧綱司暫時管押，候申詳上憲，再行定罪。一面稟達上司，求奏何氏強姦殉烈請表揚的摺子。日後和尚擬以火花，延福寺因御賜創造的，不能拆毀，重新另覓住持。吾且表過。

再說挹香除去了地方一害，眾人已欽羨賢能，他又示約重申不准婦女人廟燒香。告示一出，四方布掛，上寫著：

示諭事：照得婦女人廟燒香，本於例禁。茲有本邑士民，往往有令婦女人廟燒香，以至三五成群，大傷風俗。此皆家主不嚴，致有此弊。鄉愚俗子，相習成風。不知聰明正直謂之神，豈有拜佛祈求便得倖邀福庇。本縣蒞任之初，即訪得延福寺淫僧在案，嗣後爾子民務須各遵法令，不准入寺燒香。為家主者亦宜勸導，毋再結隊成群，自貽伊戚。為此示仰合邑僧人子民等知悉，如再有婦人入寺燒香者，當即立拿該僧及婦女家主到案，從重懲辦。本縣愛民如子，言出法隨，爾等毋再蹈故轍。切切特示。

挹香這張告示一出，眾百姓更加贊歎，無不懍遵。

那日挹香又傳阿新、阿寶到來，細細將他斥責了一番，打了五百板，當堂革去花名，永不准更名復充。

又命差役往拘到就要王三、包相打陸二、無即怒裕阿春三人到案。三人到了法堂，挹香道：「你們抬起頭來，可還認得本縣麼？」三人抬頭一看，吃驚不小，原來小菜擔上勸相打的就是本縣大老爺。忙磕頭不住的道：「小人該死，知罪，知罪。」挹香道：「你們為什麼做這許多游手好閒之事？可知他們肩挑貿易，一天能趁幾何？還要白取他的貨兒，你想該也不該？如今你們既已知罪，本縣也不來罪你，與你幾貫錢兒，你們各自去安分守己的做些營生。若再恃強行霸，本縣訪聞之後，定重從重懲辦的。」說著，便命侍從去取了三□貫青蚨，散給三人，又善言勸化了一番，然後使出，三人□分感激，口稱青天不絕，從此棄邪歸正，不作這個勾當了。

地方上自從挹香到任之後，見他斷事賢能，又加愛民如子，所以大家歡樂。就是那不守本分的人，也潛跡藏形得多了。吾且慢表。

卻說過青田有個親戚，姓王名水溪，在著杭州傅氏訓讀。這家姓傅的杭州推為首富，其主人名古雪，號月岩，性甚風雅，人極和平。房廊疊創，如未央宮之萬戶千門；妻妾廣羅，如阿房宮之鏡奩鬢擾。更有一座花園，造得比眾不同，圍牆盡用真琉璃石駁砌，則園內之大觀，不言可喻矣。這位王水溪已館了數年，因病返蘇。到了病癒之後，將要赴杭，因往洞涇，約過青田同往杭州遊玩。青田本慕西湖景致，欣然允諾，即解了□天館，與水溪同舟而行。到了杭州，住在水溪館中。游了兩口花園，見園中萌翠階、珊瑚樹、瑪瑙花、碧霞石，奇花異草，畫棟雕樑，一切玲瓏裝飾之處，真個目不暇給。水溪又陪游西湖諸勝，玩了兩日，又耽擱了一日。游懷已暢，遂別了王水溪，喚舟而歸。一路上聽得有人說起新任餘杭縣斷獄新奇，官清如水，忽然觸動青田之念，便駕舟至餘杭。吾且住表。

再說金挹香折獄公平，人人稱贊。那曉一日鐵山多飲了幾杯酒，忽然酒濕攻發，不覺大吐，竟致戕傷胃氣，抱病臥牀。老夫人甚屬憂悶，挹香與愛卿等輪流陪侍。常言道藜藿之體易感風寒，膏粱之體易受暑濕。挹香就在本城請黃、陸兩醫，服了兩劑藥，鐵山竟發起熱來，三天不曾出汗。挹香著急道：「怎麼服了藥倒不好了？」那日正在心裡憂悶，忽報過青田至。挹香看了名貼，謂侍從道：「此人乃本縣問業師，不可輕慢，快開正門，說我出接。」說罷冠帶迎，青田亦謙謙遜遜。見禮後，延入書房坐下，家人獻茶畢。青田道：「別來垂一載矣，聞得吾弟勤勞政事，遠播鴻猷，不勝羨慕。」挹香道：「自愧不才，時慚夙夜，何敢勞青翁謬贊。」說罷又問道：「青翁還是幾時動身的？」青田道：「昨從武林來，順道一訪。自動身後已將旬日矣。」挹香道：「洞涇館內可托人代庖否？」青田道：「未用代庖，解□天館在那裡，明日必要動身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今日屈留敝衙一敘，並煩要診視開方。」青田便詢何人貴恙，挹香道：「家嚴偶染風寒，已將五日。誰知服了藥後，寒熱益增，三天無汗，兼之嘔吐頻頻，是以□分焦灼。」青田道：「服過何人的方藥？」挹香道：「就服了黃、陸兩醫的兩劑。」青田道：「請教藥方。」挹香即進內取了藥方，遞與青田，一面命庖人治酒，一面命人通知內衙端整一切診治之事。

再說青田看了藥方道：「案上說病在陽明，用柴胡似嫌太早。」又道：「柴胡如何竟用了七分？」說罷又向挹香道：「尊翁處就去望一望罷。」挹香□分歡喜。就引青田至內室，愛卿等避去。老夫人見了，請青田坐下，挹香將帳兒揭起。鐵山見了青田，便道：「青翁久違了。幾時來的？」青田道：「此時才到。」又道：「鐵山兄，不要勞神，待弟來診一診看。」便診了寸關尺，謂挹香道：「尊翁素有酒濕，胃中又積些寒痰。」說著立起，做了一紙捻，蘸了些油，先在火上煇了一煇，然後點了火，俯首人帳道：「請教鐵山兄舌苔。」觀了一回道：「鐵山兄，請安睡罷，愚弟外面坐了。」挹香復引至書房，取了文房，又磨好墨，青田更將如意箋攤開，想了想，便寫了一個脈案云：

胃挾寒痰，脾蒙酒濕，以致神倦氣虧，頻頻喘息。熱三日汗不解，舌苔薄白，脈象滑數。餘邪留戀陽明，風食大宜謹慎。法當溫中利濕，擬解醒湯加減，候黃、陸兩先生正，並請主裁。

寫畢，謂挹香道：「尊翁之病，一味酒濕寒痰，則宜輕描淡寫，達表疏邪，熱可自退。」挹香道：「今日可要用柴胡？」青田道：「非少陽經病，可以不必。」便凝神片刻，寫了一方，遞與挹香。挹香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蘇梗錢半 蔻殼一錢 赤苓三錢 神曲三錢 前胡水炒七分 乾薑七分
澤瀉三錢 木香煨一錢 杏仁去尖三錢 陳皮一錢 青皮一錢 穀芽炒三錢另加陽春炒仁末七分沖服

挹香看罷，又至內庭與父母看了，然後命人贖藥。一面擺酒於書房，與青田飲酒不提。

且說家人贖了藥來，老夫人親自檢點，愛卿等侍奉藥爐煎好了，鐵山服下，蒙首而臥。書房中席散已晚，是夜挹香與青田書館談心，至三鼓而臥。明日青田思返，挹香留之不可，便取出勾股算書，還了青田。青田收了。挹香親送青田出衙，登舟而去。不表。

再說鐵山自服過了青田的藥，睡了一覺，醒時微微有汗，嘔吐亦止。過了一日，漸漸熱退身安。那知一波未息，一波又興。老夫人辛苦了些，又生起病來，初起就昏迷，飲食不進。挹香慌了，又去請醫，那曉服了藥，效驗毫無。一日一日，漸至沉重，竟致時時發暈。挹香與愛卿等牀前陪伴，寸步不離。其時鐵山病已起，謂挹香道：「可惜青翁已去，如之奈何？」挹香愁眉不展道：

「待兒喚舟至洞涇，請他到來。」鐵山道：「不可。往返須要數天，爾母□分危急，安可走開。」挹香唯唯。正說間，只見愛卿急急走來道：「不好了，婆婆暈去了。」挹香聽了，急得手足無措，疾忙至牀前叫喚，誰知老夫人竟不醒來。一霎時弄得六神無主，呼喚的呼喚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挹香等六人留不住淚，一齊哭出。鐵山禁之勿哭，眾人那裡熬得住。又鬧了一回，老夫人始醒，開眼看了看挹香，掙了一句道：「兒嚇，我的病是不濟的了。」挹香聽了，心如刀割，道：「母親不要說這般話，吉人天相，少不得災退身安。」說罷淚如雨下。鐵山亦悵然不樂。

挹香即便出外，便向家堂灶君前點了香燭，拜禱了一回。復到庭心中，雙膝跪下，哭道：「蒼天呀蒼天，我金挹香立身於天地之間，上不能忠君報國，下不能馭眾愛民。親恩罔極，為人子者未報劬勞，如今萱幃病倒，得此危症，伏望神明暗中保護。」說罷也不顧痛，庭心中磕了一回頭。忽想道：「古人有割股救親一事，靈驗異常，此時母親病至如此，不若我來一試。」想罷便到書房中取了一把匕首，帶了一隻杯子，復到庭心跪下，將杯放於地上，勒起袖口，左手持刀，仰天而祝道：「蒼天呀蒼天，我金挹香寸恩未報，正欲顯親揚名，方入仕途，忽遭此變，抱罪愈深。伏願上天保護，速賜安痊，我金挹香情願拼此殘軀，以抵不孝之罪。」說罷以口咬起右臂肉，左手將刀一割，杯子中鮮血直淋，便忍著痛，帶了杯刀回人書房，尋些臘條封了傷痕，放了匕首刀入內，也不告訴一人，便將割下的肉放入參罐內，煎了一回。半晌，親自捧著那杯有肉的參湯，奉與老夫人吃了。是夜六人俱在牀前陪伴。

老夫人服下參湯，說也奇怪，覺得身子有力，精神頓生。到了明日，竟不昏迷，挹香暗暗歡喜，仍不告明其事。日間與愛卿等五美人陪伴，不離左右。晚上老夫人又好些，挹香便叫愛卿等去睡，愛卿等那裡肯聽，仍是六人陪夜。三日之後，老夫人漸漸清楚，鐵山便命人請了四個高明醫士議方，開了一劑補藥。老夫人服了幾劑，由漸強健。未滿兩月功夫，鐵山夫婦二人並皆復舊加餐。挹香大喜，方將割股一事說出，父母不勝驚駭。越數日，衙內之人盡皆知道。傳到外邊，眾百姓聞知，盡贊金縣令一榜秋魁，誠能不脫「孝廉」二字，不徒折獄公平也。於是三三兩兩，到處傳揚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割股一事，早已感動天心，那日在庭心中哭祝的幾句話，早被空中二位神抵聽見，一是散花苑主，一是月下老人。二人空中相調而言曰：「我只道金挹香僅能悟空色界，誰知又能不匱孝思。」於是二仙直達天庭，奏明上帝。上帝准以金挹香日後仍歸舊職，金鐵山夫婦二人他日肉身朝闕，騎鶴歸天。表過不提。

日月如梭，光陰如箭。且說挹香一任之後，已有一載。一日，轎子出門，行過一個熱鬧街頭，見一人卻是儒生打扮。挹香在轎子中望去，見那人有四大字在著背上，諦視之，上寫「因奸謀命」四字。及轎子近時，那字又不見了。挹香疑甚，便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拿下此人。」衙役奉命，把那儒生拿下，弄得街坊上的百姓都是□分不解，因說道：「這個人乃是這裡王小梧秀才，為人並不作惡，為什麼本縣大老爺竟捉了他去？」街坊上三三兩兩，談說不完。再說差役拿了王小梧到著轎前，那人自稱：「生員王小梧，並沒有什麼過處，父台拿我來何故？」挹香笑道：「你幹的勾當，你倒自己忘了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吩咐帶到衙門再問。左右領命，一擁的回到衙門，早驚動街坊上的百姓，俱到衙門中來聽審。

再說挹香到了衙門，立刻公座大堂，帶上王小梧，問道：「你是那一科宗師進的？家中還有何人？」王小梧只得稟道：「生員乃前年朱宗師歲試拔取的。家中尚有一母一弟，一個妻子。生員素守家園，並不敢違條犯法。」挹香道：「好好好，你既是個鬻門秀才，竟幹了此等事情，還要抵賴麼？」又問道：「你的妻子是那家娶來的？」小梧道：「乃本城曹氏之女，與我家素為貼鄰。本來攀對蔣氏為室，後來蔣氏子死了，所以復對生員。」挹香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這家蔣氏在那裡？」小梧道：「就在前巷。」挹香便故作怒容道：「我也不來問你別的，問你為什麼奸人婦女，謀人性命？」小梧聽了這句話，不覺目瞪口呆，面色如紙灰一般。停了良久道：「生員並沒有此事，父台不要冤殺生員。」挹香見他形容侷促，言語支吾，便拍案大怒道：「本縣澄請如水，為什麼要冤枉於你？」說了，命將小梧交學看管，明日再審，自己退堂。眾百姓見小梧有此不端，恰遇著這個清官捕風捉影的審問，個人伸舌稱奇，吾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退入內堂，便遣心腹家人往蔣家去喚他親人到來，只說本縣大老爺因有要事密訊，必不難為他們之語。家人奉命來至蔣宅。原來這蔣只有一個老婦，死的乃是他的兒子。如今本縣大老爺叫他來，卻不知為什麼事情，初不肯往，乃至家人安慰一番，方才肯去。不一時來至內衙，挹香叫他在著花廳，屏退左右，便問道：「老婦人，你可是有個兒子，幼對曹氏為室？如今便怎樣死的，你可細細的對我說。」那婦人聽見問他兒子，不禁雙淚齊流道：「青天大老爺聽稟：小婦人所生一子，他的父親早年物故，小婦人三歲撫育他成人，長大對了曹氏的小姐。不料去年六月中，好端端在著家中，頃刻間腹中疼痛，未及一個時辰，便身歸地府。如今大老爺呼喚小婦人到此，問及孩兒，不知為著何事？」挹香道：「老婦人，你可知你們兒子之死，卻是誰暗中謀害的？」便將那件事告知蔣氏，並說現在訊明此事，定可與你兒子伸冤。蔣氏聽了，方釋然大悟，叩謝挹香。挹香叫他不可聲張，便令回家。

老婦人去後，挹香在著花廳徘徊良久，想道：「昨日訊鞫王小梧，情跡已露，但是謀死蔣氏子，其中形跡無稽，卻難摹擬。」躊躇良久，忽然想著了本縣城隍□分靈感，何不今夕往祈一夢，或可明白，以結其案。主意已定，便往內堂告知愛卿，自己齋戒沐浴。到了二更時分，一乘小轎，兩個親隨，向城隍廟而來。道士接進，挹香告其所由，道士唯唯聽命，便端整了西書房，候挹香安睡。挹香拈了香，暗暗的誦誦一番，然後就寢。到了三更，夢見六個人手中都捧著牙笏，在那裡朝拜灶君。俄而六人席地坐下，在那裡誦讀灶經。挹香看了一回，卻被廟中蒲牢聲驚醒，細詳那夢□分難解，心中甚是不樂。

候至天明，外邊差役們與著大轎等已在那裡伺候了。挹香即乘轎回衙，來告愛卿道：「昨宵之夢，見甚是不解。」便細細說了一回。愛卿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六個人莫非隱寓姓陸麼？」挹香點頭道：「倒也有些意思。」便又問道：「持笏以拜灶君，又是何解？」愛卿道：「這定是名喚笏君了。」挹香拍案道：「愛姐所言不錯。這坐在地下讀經，必是暗寓『下毒』二字。」又細細一想「陸笏君下毒，不錯，不錯」。□分歡喜，立刻坐堂，喚了兩個能幹的差役，限在三日內要拿陸笏君到案。

差人稟道：「不知陸笏君在著何處？」挹香拍案道：「你們做了差人，難道陸笏君尚且不知，倒來問起本縣來，太覺混帳！」差人只得唯唯聽命而出。連訪了三日，那裡有什麼陸笏君。到了限期，挹香當堂比限，弄得差人叫苦連天。挹香道：「再限三天，若沒有陸笏君到案，買了棺木來見我。」

差人無可如何，只得從新訪緝。到了第二日，在著一家酒肆中，忽見一個人在那裡飲酒，看他卻像一個兇惡之徒。吃了一回酒，身邊卻未帶鈔，醉態醺然，強思賒欠。店主無奈，問其姓氏，那人道：「吾乃陸笏臣，難道你們還不認識麼？」笏臣說著，兩個差人聽了「陸笏臣」三字，心中想道：「本縣大老爺要什麼陸笏君，卻難拘取。如今有這陸笏臣之名，況且他強橫悍惡，且拘他去搪塞搪塞，也是好的。」二人商量定了，便上前說道：「你就是陸笏臣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，你問我則甚？」差人道：「本縣大老爺訪了你長久了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扯了便走。嚇得笏臣要倔強也不能倔強，只得跟了公差而行。

不知到了縣衙如何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